

北美最大感恩节法轮功受欢迎



【明慧网】二零一三年十月十四日上午八点半，北美最盛大的感恩节游行在加拿大基奇纳—滑铁卢双子城举行。唯一被主委会邀请参加的以华裔为主的法轮大法天国乐团，连续六年应邀参加这个游行，再次为沿途观众带来愉悦、祥和与美好。有的居民看到天国乐团经过时，给予热烈鼓掌和欢呼，并对记者说：“我非常喜欢他们，近年来，我在不少游行中看到他们，每次看到他们我都特感动，我了解他们。在这感恩的日子里，我真诚地祝愿你和他们感恩节快乐！”

近二十万来自北美各地的热情观众在现场帝王大道形成了长达五公里的壮观街景，游行历时两小时，加拿大电视台现场向全国播放，观看游行的电视观众达一百八十万。这些年中，天国乐团已成为很多节日活动中一道靓丽的风景。所展现的正义、壮观备受游行组织者的青睐，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信仰也受到了各国人民的尊敬。

甘肃省公安厅跟随中共参与迫害好人的罪行

甘肃省公安厅是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最直接的暴力工具，“六一零”非法机构的各种迫害密令在这里被具体化、精细化。公安厅作为甘肃省公安系统的上层机构，组织、策划了多起全省范围的迫害行动，它集中调配全省公安系统的资源，全力实施迫害，对于省公安厅督办的迫害事件，各地、州、市执行公安厅的指令，加重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公安厅也会经常性对基层公安系统采取业绩考核、物质奖励、业务培训、提升官职等手段，来维持迫害机制的运转，所以很多一意孤行的基层恶警，往往以执行上级的命令为借口，对法轮功学员任意虐待。

甘肃省公安厅臭名昭著的二十六处（后更名为反××侦查处，其实中共才是真正的邪教）更是首当其冲，因迫害法轮功才被邪党各级机构重视起来，大力投入资金、人员，是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犯罪团伙，已经犯下滔天大罪。

以下这些案例只是甘肃公安厅参与迫害的冰山一角。

◆法轮功学员袁江、于进芳、夏付英、文仕学被迫害
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袁江等被绑架，甘肃省公安厅的打手们迅速麋集，光刑具就拉了两车，酷刑折磨他近两个月。邪恶之徒把所有的刑具都用上了，将袁江以“大”字形吊铐，最后看见他确实不行了才放了下来，但仍给他戴着手铐脚镣。动用了两三千军警，在兰州各交通要道、车站进行盘查，将兰州市几乎所有法轮功学员的家庭进行了非法搜查，并波及到其它县、市。袁江被迫害致死，公安紧接着开始了大搜捕，许多参与救助袁江的法轮功学员相继被绑架。兰州大法学员于进芳、夏付英、王志君、

文仕学被非法判刑八到三年，于进芳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十三日被家人接回家后十二天就含冤离世。

◆二零零一年八月省公安厅发出了对法轮功学员杨学贵的通缉令，后杨学贵、牛小琴等八人，被绑架并非法判刑。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七日甘肃省公安厅协同绑架法轮功学员十三人：何影国、魏安月、何文卓、白金玉、赵旭东、王爱玲、王淑华、陈淑华、陈洁等。其中赵旭东于二零零四年二月在兰州市看守所被酷刑折磨致死。被非法判刑的有何斌英七年，何文卓七年，白金玉三年，范春峰二年，陈洁三年，何影国十年，魏安月十年，王爱玲八年，邵彦波八年，安际衡四年。

◆二零零二年十月二十七日，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法院对七名利用有线电视插播法轮功真相节目的法轮功学员非法重判十到二十年。其中李文明、王鹏云、魏俊仁为二十年，孙照海、强晓宜、刘志荣（二零零七年在天水监狱已被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张金梅、魏新柱、孙兆海、常具斌，白银、李玉海、瓜州石进祥等也被判重刑迫害。

◆二零零三年七月二十日，丛秋兹被劫持后秘密开庭，丛教授被法院非法判三缓四，同时被劫持和非法庭审的大法学员有：张振敏（女），被非法判八年，马勇被非法判九年，李矿凤（女）被非法判七年，祁丽君（女）、王文忠被非法判十年冤刑

◆二零零七年三月三日，甘肃永昌县 3.03 专案，八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

甘肃省女子监狱的罪恶

(接上期)◆何雪华,女,四十岁,东乡积石山人,法轮功学员。二零零三年七月十二日或十三日被送到兰州女子监狱。过了三,四天,监区来了三个陌生男警(两个二十岁样子,一个四十岁左右),手持电棍,到处恐吓。据何雪华所在的一监区的犯人透露,那天何雪华被恶警叫进办公室,逼着她写不炼功的保证书,遭到何雪华的拒绝后,恶警开始用电棍打她,在车间里干活的犯人听到了惨叫声。中午收工时,何雪华在一监区缝纫车间(五楼)被迫害坠楼身亡。当时正处收工时,楼梯站满了人,都目睹了这一惨状。

◆李矿风,兰州法轮功学员。二零零三年又被非法判刑七年。二零零四年三月,被强行送往甘肃省女子监狱,因坚持信仰“真善忍”被拖进女监禁闭室。白天在禁闭室露天窄长凳上铐着,晚上则被铐在木板床上。期间,监狱长段生成曾带一伙警察各用一根电棍击打李矿风。”在女监禁闭室一关就是近两个月,

◆路桂琴,七十多岁,刚被劫持进监狱时就被放入

“邪教科”受迫害。开始身体挺好,遭受几年的酷刑折磨后,路桂琴双目失明,“包夹”们还打骂她,说她是装瞎子,直到狱警带她到劳改医院检查,证明她的眼睛全都看不见了。“包夹”黄雅琴因毒品罪被判无期徒刑,她总是在打骂路桂琴,不让路桂琴上厕所,路桂琴憋急了就放声大哭,黄雅琴就对她左右打耳光。“包夹”陈小玲是兰州人,她天天打骂路桂琴,逼她坐小凳,星期天都不让休息,不让上厕所,有一天她把路桂琴带到厕所,拿一硬壳笔记本,疯狂打路桂琴的脸。路桂琴因双目失明上厕所需要人拉她,可“包夹”周秀芬不但不拉,还不让别人拉。吃饭时,大家都是快快走进号室取饭缸子,一个健全人还没取上呢,路桂琴才摸到柜子前蹲下去,还没摸到饭缸子,“包夹”周秀芬就踢她两脚,骂的就更难听了。恶人周秀芬把空闲时间全部用在骂路桂琴,一次一个多小时没停嘴的骂,路桂琴就长出了一口气,周秀芬就大骂你还不服气吗?有一次厕所地上全是水,路桂琴手里端着个盆子要放,法轮功学员韦凤玲看她困难太大过不去,就接过来给她放下盆子。周秀芬看见了就骂说:再看见你帮她,我就让你死定了。◇

修大法怪病消失 甘肃妇女被恶警酷刑迫害

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张东兰女士,九九年七二零以后,她因坚持信仰“真善忍”,遭受了种种酷刑迫害。

以下是张东兰女士自述:

我叫张东兰,兰州市榆中县金崖镇人。我曾经是被现代医学无法解释的怪病折磨的死去活来。从十几岁开始,便经常莫名地晕倒,而且这种晕倒的症状在发作前毫无任何征兆,说倒就倒,经常是倒在地上很长时间毫无知觉,啥也不知道,每次醒过来后都是满身的伤痛。

虽然历经多年医治,但是病情越来越重。疾病折磨得我没有活下去的信心,每天在苦苦的煎熬中挣扎。

修炼法轮大法不久,我不再晕倒,读宝书《转法轮》使我明白了人生的真正意义。能摆脱这种怪病的折磨是我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我深深地感谢师父,感谢大法。

九九年“七二零”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后,我没有因为漫天的谎言而放弃大法。因而遭受中共迫害。

二零零二年七月,当时正值农忙季节,我在地里干完活准备回家的路上,被不法警察劫持。一进家门,院子里站了很多警察,我的家里已经被翻的乱七八糟,抢走了我所有的大法书籍,真相资料和一台录音机。

后来,他们把我绑架到一家招待所的一间房子里,由一个恶警看守着我。有一天,不知为什么,那个看守我的恶警突然间跳起来快速的去拉窗帘,我抬眼望去,就在窗帘拉上的一瞬间,我看见几个穿着白大褂的人拉着一个吊着药水瓶的人急速地进入了一个房间,紧接着就从那房间里传来了那个人的很恐怖地惨叫声。从看守我的那个警察的表情看,他们的情绪都很紧张。有个女警察用手指捣我的头,嘴里还骂着脏话。

那时每天晚上都不让我睡觉,只准坐着,眼睛稍微一闭,就有人破口大骂。而且二个恶警昼夜不间断地轮换看守着,连上厕所都被限制时间。有一次,金崖镇派出所所长于春、代玉贵、彭志龙等人曾经逼迫我看各种恶警迫害人、行恶毒手段图片,恐吓、逼迫我放弃修炼。

一天下午,国安大队的头目单永平、警察于春、代玉贵找来刑警彭志龙合伙把我送到刑讯室进行迫害。他们先强制要蹲悬(就是一种近乎于半蹲的姿势)。稍微有点不准确就要猛力地用穿着皮鞋的脚踩我的脚趾头、踢臀部。在一次通宵折磨后看我还不说还有谁炼功等,就把我压倒趴在地上,用一种称作“关公背大刀”的酷刑折磨我,他们把我的二个胳膊一个从脖子上绕过,一个从背后提起,用力将二个胳膊扯到一起戴上铐子,然后强拉起来并强制我跪下他们才开始所谓的问话。酷刑期间,曾有个进来取东西的警察头目,在看到他们对我这样迫害,非但没有制止,知道我是炼法轮功的,对那二个正在行恶的恶警说:把电棍使上。于是,彭志龙更是骂声不断,并在我被反背着的胳膊下又塞了二个啤酒瓶,还一边骂一边威胁:再不说就把你塞到床底下。他们折磨累了就躺在床上睡觉,把我铐在暖气片上,一直到晚上他们吃饭了才把铐子取下来。

那些天我的两只胳膊或被反背着铐、或在暖气片上铐,到后来完全失去了知觉,耷拉着就好像不是自己的一样,抬不起来。

给国安头目单永平开车的司机,竟然毫无廉耻,对我动手动脚。榆中县国安恶警头目单永平竟然公开叫嚣:“我们就是共产党的刽子手。”◇